



## 抗洪先锋

新华社记者朱旭东

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鸣叫着，全然不顾“五一堤”上匆匆而过的行人。堤外河的咸河水缓缓地流向通畅运河，再奔向浩浩长江。堤内鸡犬相闻，绿色的秧苗迎风摇摆，全然没有前段时间涝情严重时的紧张气氛。

20多天前，地处里下河洼地的江苏省海安县南莫镇柴垛闸排涝站抽水泵发生故障，突然停机。柴垛闸的警戒水位是1.8米，超过这一水位，堤内近万亩农田就会被淹没，近5000人就会受灾。当时圩区外咸河水水位已超过3米，圩区内尽管抽水泵的不断排涝尚维持在安全水位，村里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大雨不再下，故障发生后，村民们立即打电话向“全能农机员田富勤”之称的田富勤求助，因为只有他能排除险情。

此时，泡在水里两个半天的田富勤刚回办公室。

58岁的田富勤，原来是南莫镇农机站站长。村镇合并后，原来三个镇合并成目前的南莫镇，如今的南莫镇农机服务中心，只有田富勤一人负责全镇的农机管理。

“事情比较多，也比较杂。”全镇500多台拖拉机、100多台收割机、近500台灌溉水泵、64台排涝水泵、60台插秧机的安全管理工作，就在田富勤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中，他因此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7月11日晚8时多，田富勤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在水里差不多泡了两天。连日的滂沱大雨，南莫村的排涝泵站10日出现故障，田富勤从10日下午就泡在雨水中，一直忙到当晚11时才将故障机组拆除。村里次日上午派人外出买材料，材料到后，田富勤下午又泡在水中维修，直到晚上近8时机组正常工作后，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办公室。水还没来得及喝几口，柴垛村的求助电话就打来了。

“那是一台32寸口径的大泵，它罢工了，其他水泵的压力就大了，必须马上去。”田富勤随即赶往柴垛闸排涝站。

记者1日随田富勤一起来到柴垛闸排涝站。此时，堤内外的水位基本持平，全部回落到1.8米以下。堤内的河岸上，是村民们刚刚补种的毛豆。

进入闷热的排涝站泵房，田富勤掀起水泥地面上的铁制防护栏，发出沉重的眶当声。探头往前一 看，水泵的机顶离脚面2米多，机器架在“井”字形的水泥柱梁上，而此时的水面，离机顶也有2米多。看着黑洞洞的水面，记者不禁感到一阵眩晕。

村民毛一彪当晚也在现场，眼巴巴地盼着田富勤来。“肯定是叶片被缠住了，无法转动，因此没法排水。”经验丰富的田富勤到现场后很快就判断出来，他顺着水梯下到水中。

“他最起码要下潜3米多深，通过水泥过梁，摸到水泵口，反手将缠绕叶片的杂物清理出来。”毛一彪说，当天天已黑了，田富勤就靠村民们的手电筒光，在水中摸索。

“看得我们心惊肉跳，田站长(村民们叫习惯了)每次浮出水面时都使劲地喘气，嘴唇发青发紫。”毛一彪说，当时村干部也急了，说实在不行，就弄不了。但田富勤不吭声，一次次往下扎猛子。经过十多次努力，终于清除了杂物。

记者问58岁的田富勤：“为什么只能你下去？”田富勤笑着说：“全镇就我一个专职农机管理员，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

细细打量田富勤，个头并不高大，一张黝黑的脸，古铜色的皮肤，满手老茧，左手背上一道几乎横贯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收口，显然刚划伤不久。

“是7月30日在沙岗村五组修机时划伤的。”田富勤轻轻地笑了笑。他当时用手在浑浊的水里摸，被铸铁管的铁疙瘩划伤两处，手臂上还有一处。

“你下水没有专门的防护服吗？”记者好奇地问。

“有啊。”田富勤笑了笑，用手捏起手臂上的皮肤，“这就是我的防护服。”

每年的排涝期、灌溉期，田富勤都会有潜水排除险情的情况，划伤碰伤，根本就是家常便饭，而那段时 间，他完全没有上下班的概念。“晚上打电话就晚上去，早上打电话就早上去，随时随到。”

记者惊讶于田富勤的水性，在水中憋气的能力远超过常人。原来，他曾经是一名侦察兵，年轻时靠潜游管一口气潜游500米，武装泅渡1万米也不在话下。1982年退伍后，他就一直在农机管理岗位工作，至今已34年。

在田富勤的办公桌上，有一份新打印的海安县排涝泵站(南莫镇)情况统计表。全镇64台排涝水泵，有17台情况“一般”，8台属于“差”，“村里没钱，镇里也没什么钱，要争取上级的专项资金，过几天我就要报上去了。”

别人说得惊天动地的事，田富勤却觉得是寻常工作。需要他的时候，他必然义无反顾地坚守岗位、恪守本分!

新华社南京电

# 烧红气罐随时爆炸，“抱火哥”五进火海

成功控制住了险情，保护了被洪水困在楼内的20多名群众

新华社记者王贤

极值暴雨接连来袭，湖北省天门市10多个乡镇130多个村庄被洪水围困。正当天门市1.5万名干部群众与洪魔斗争之时，在抗洪救灾第一线，一位“抱火哥”的故事悄然流传。

7月23日上午，石河镇初级中学老宿舍楼一户人家煤气罐着火，随时可能爆炸，此时楼内20多名群众被洪水困住还没转移。危急关头，一位中年警察先后五次冲向火海，将烧红的煤气罐扔进近1米深的积水里，成功控制住了险情。他的顽强和勇毅，为人们全力抵御罕见洪涝灾难增添了力量。

他就是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派出所所长熊飞。

### “抱火哥”五次冲进熊熊火海

入梅以来，天门市石河镇遭遇三轮洪水袭击。7月23日，石河中学教师宿舍院内的积水1米多深，断水断电断气，有一些老人由于行动不便仍留守在家里。

74岁的老人汪桃二回忆起那天的情形，依然心有余悸。她说，上午11时左右，她正用煤气罐烧水做饭，可能是由于罐体老化漏气，煤气罐一下子就着火烧了起来，“我的裙子、头发都被烧着了，幸亏院子里有积水，跳到水里捡回一条命。”

5分钟后，熊飞带着2名民警赶到现场。此时，火苗滋滋地从厨房的窗户往外冒，灶台下煤气罐罐体被大火包裹燃烧，罐体上半部分已经被烧得通红。

“大家赶快走，煤气罐子可能要爆炸了！”熊飞意识到危险，立即提醒大家。

浪头有两米高，98名爬到平房顶上的村民眼望着猛涨洪水直逼屋顶……

# “七人敢死队”豁出命勇救被困98人

新华社记者闫起磊、巩志宏

在河北省暴雨洪涝重灾区井陘县，“抗洪七人敢死队”勇救98条生命的事迹成为一段佳话。

7月19日，井陘县暴雨如注，洪流咆哮。晚上9时许，两条大河交汇处的秀林镇南张村被洪水分割成一高一低两个“孤岛”。低处“孤岛”上，98名爬到平房顶上的村民眼望着猛涨洪水直逼屋顶。

“没有电，手机打不通，雨大得像往头上泼水，老人小孩呼救哭喊成一片。房檐下，大水不停地上涨，浪头有两米高，快绝望了。”村民郝根桃对记者说，他们一家三口紧紧抱在一起祈祷救援。

此时，距离郝根桃家两百米外，紧急成立的秀林镇抢险救援临时指挥部，刚刚否决了第一套营救方案。这个方案计划用挖掘机、铲车突进。

“看见洪水裹着不少大车上游奔腾而下，我们认为开车突进风险极大，果断否决了这个方案。”秀林镇党委书记陈永平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洪水一寸一尺地上涨。“看着老乡在房顶上晃着手手机，发出微弱的荧光信号，听着一阵一阵的呼救声，心急如焚，这是老百姓最需要我们的时候。”陈永平说，情况危急，指挥部决定马上启动第二套方案，组建突击队徒步进“孤岛”。

决定下达，指挥部里一阵短暂而紧张的安静。

“我是党委书记，守土有责，我上！”陈永平第一个报名。

“我是镇长，我上！”赵建中紧接着站了出来。

“算我一个！”镇武装部长李玉栋喊道。

一场特大洪灾让湖北省罗田县台办主任、共产党员朱桂霞经受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大考，她用20个昼夜在抗洪一线交出了一份出色答卷。7月28日，她作为全县抗洪救灾先进个人受到县委、县政府通报表彰，并在表彰大会上当事迹报告。

### 暴雨中摸黑行走6个多小时

6月30日下午4点半，朱桂霞接到县防办电话：根据气象预报当晚将有特大暴雨，6点前必须赶到胜利镇驻点村参加防汛救灾。领到任务后，朱桂霞和3位工作队员匆匆吃过一碗面条，买上手电筒和雨衣，驱车向瓦学、梅花坳两个包保村进发。24公里的通村公路，平时最多只需50分钟，但这次他们却用了6个半小时。

出发时还是小雨，顷刻间便是暴雨倾盆。车行3公里后，他们只得沿公路缓缓步行，3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杨家畈村。杨家畈距瓦学还有4公里，沿公路行走必经一座漫水桥。走到河边，桥面早已淹没得不见踪影，蹚水过河显然已不可能，只得返回杨家畈另寻他路。村会计李保林见雨大路险，时间已到夜里11点多，开始还想让他们在村里住上一夜，但看到工作队同志个个心急如焚，就决定带他们走山路绕行。

杨家畈、瓦学一片几个村，地处鄂皖交界深山区，是罗田最偏远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近几年，连接几个村的主干公路已修通，昔日的山间



▲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派出所所长熊飞在石河镇中学受灾群众安置点工作(7月27日摄)。

新华社发(熊琦摄)

熊飞一边指挥群众疏散，一边到旁边的屋里拿来两床棉被，用水把棉被打湿扛在身上往厨房里冲，水浇过的棉被很重，没到跟前就滑落了，四处乱窜的火苗烤得皮肤发烫，熊飞很快退了回来。

“我是包村干部，我必须上！”镇纪检书记刘国芳说。
“我是副主任，熟悉地形，我上！”退伍军人、南张村村委会主任郝春庭也站了出来。
“我是党员！我也上！”村民唐玉平拍了胸脯。
“我也是党员，我上！”“我上、我上、我上……”

一下子站出来20多个党员干部和先期转移出来的村民。
“人不能多！七个就够。”陈永平大声喊道。指挥部最后决定，陈永平、赵建中、李玉栋、刘国芳、郝春庭、唐玉平和村民李玉明共7人组成突击队，扛上梯子，涉水突进。

暴雨不停，洪水在涨，村巷复杂，水深莫测。7名突击队员列成队，朝着洪水蔓延的方向逆行而去。

“巷子弯弯曲曲，最深处没过胸部，视线很模糊，就是朝着被困群众的方向往前走。”李玉栋说，心里想着赶紧救人反而顾不上害怕。

“我最担心的不是前面的洪水，而是身后突然来个浪头，我一直叮嘱多往后看水势。”陈永平说，他们摸索着穿过几个巷子，刚摸到一个巷子口，打算绕道时，他突然感觉脚下松动不稳，洪水在眼前形成一个大大漩涡。他下意识地命令到：“快！后卫变前队，原路返回！”
时间又过去了2个多小时，眼看第二套方案就要失败。就在返回的途中，突击队员发现一处可以搭梯子上房，然后再搭梯子下去，就能靠近被困群众的“生命通道”。

此时，县里赶来支援的20余名森林扑救队队员也赶到指挥部。
陈永平下令，找来所有能找到的梯子，启动第三套方案，组织救援人员沿“生命通道”，用“梯连房，房连梯，由远及近，梯次转移”的方式

稍作整理，熊飞又扑上前去。这次他改变了策略，在离煤气罐大概1.5米的地方停下来，用力将湿透的棉被扔了过去……果然奏效，“火龙”被压住了一小半。

随后，熊飞决定先给罐体降温。他和同事不停地提水往里浇，浇了一二十桶后，熊飞试图把浇过水的棉被塞到罐体另一面，可大火形成的热浪再次将他逼退。

稍微歇口气，熊飞罩着湿棉被第四次冲了进去，这一次，“火龙”终于被压灭。可罐体的温度依然很高，仍有随时爆炸的危险。

往罐体又浇了几桶水降温后，熊飞一咬牙冲上前去，用湿棉被包裹住喷火的阀门口，扑灭了明火。随后，他隔着棉被抓起煤气罐，将这枚“定时炸弹”扔进院子里的积水中，彻底排除了险情。

### 他把危险和责任扛在自己身上

熊飞五进火场抢险的全过程，虽然只有几分钟，却显得格外漫长。

目睹抢险全过程的退休教师田孝礼清楚地记得，当时熊飞让周围的群众退到一边后，又让他一起来的两位年轻警察退出去。

刚参军不久的何博冲了上来，熊飞一把拦住他说：“跟在我后面！”自己一个人扛着湿棉被往里冲。

“我以前处置过4次煤气罐着火险情，虽然这次比前几次要危险得多，但我比他们有经验，当然得自己上。”熊飞淡淡地说。

他说，当时情况太紧急，罐子都烧红了，非常危险，自己的神经也高度紧绷，以至于很多细节都是两三天过后，才慢慢回想起来。

处置完险情，熊飞和他的同事们又冲锋在

抗洪抢险和治安维护的一线。

在7月1日以来的特大洪涝灾害中，熊飞的身影出现在转运群众的皮划艇上，在抢险排险的大堤上，在受灾群众安置点里，在百姓房前屋后的巡逻中……

在近一个月时间里，他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有时几天几夜没法合眼。他带领全所10多位民警协警一起，连续两天两夜参与封堵一段河堤溃口，转移受灾群众1000多人。

### 他是灾区群众身边的“守护神”

站在记者面前的熊飞，个子不高、身材中等，脸上有些疲倦。一身干净的警服，衬托出这位中年警察的干练。想起那天发生的一幕幕，他仍然情绪激动，事后想想可能后果，至今有些后怕。

“说不害怕肯定是假的，刚开始一走近我就下意识地退了回来，但看到不远处5个老人、小孩在吃饭，这栋老楼里还有不少人，被洪水围困一时转移不出去，就感觉自己没有任何退路。”熊飞答道。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公安民警，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是我的职责，在煤气罐随时可能爆炸的紧要关头，我没有退路，只能往前冲……”

而今，走进石河中学老宿舍楼，群众对熊飞赞不绝口：“烧红的煤气罐随时可能爆炸，但为了群众的安危，他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去灭火，这样的警察太英勇、太了不起了！”

熊飞巡视的石河镇汉北河大堤，几位守堤的干部群众指着他说：“看，这就是冲进火海排险的‘抱火哥’。”他们说，熊飞勇灭火的故事，早已在大堤上流传。

新华社武汉新媒体专电

新华社记者余贤红

今年64岁的刘礼升是江西九江市下辖瑞昌市的一名地地道道的水利“土专家”。1977年，他从部队退伍回乡，做过7年的电影放映员。此后，刘礼升进入水利系统，先后在瑞昌市武蛟乡水管站、赛湖农场水管站工作。

7月以来，长江赛湖水位全面超警戒水位。12公里的赛湖大堤是瑞昌市区、九江城西港区等地20多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屏障。

“看着洪水涨起来，在家根本坐不住，就想到堤上转转。”已经退休的刘礼升穿上帅气的迷彩服，回到赛湖大堤。

重上大堤后，刘礼升立即带着一队年轻人开始每日巡查除险，并积极向当地防汛指挥部建言献策，提醒哪些地方需要重点提防，什么时候容易发生险情，遇到险情该如何准确研判。

7月24日14点半，正在巡堤的刘礼升在一处漏水点发现水位上涨、水量增大，顶着炎炎烈日，刘礼升一边电话通知指挥部，一边抄起铁锹与一同巡堤的防汛人员紧急处置，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险情得到控制。7月以来，刘礼升发现和处置险情多达几十处。

“他往那堤上一站，我们心里就踏实。”今年年初刚来到赛湖农场水管站担任站长的“80后”杨田这样评价“老站长”刘礼升的作用。他说，刚开始自己面对一些管道涌泉有些手足无措，自己的实战经验得到提高，处理险情时心里也更有底了。

目前江西主汛期已经结束，赛湖水位正在逐渐下降。除了坚持日夜不停巡查观察外，刘礼升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另一项工作——绘制赛湖大堤险工险段地图。

据新华社南昌电

## 他往堤上一站，大伙心里踏实

## 「土专家」守堤记

# 担当：一位女干部驻村抗灾的20天

双塑料凉鞋，脸上晒得黝黑，一脸的疲惫，与平时在机关见到的她判若两人。

继6月30日特大暴雨后，瓦学村又接连遭受了“7·06”“7·15”两场暴雨袭击，3次降雨量超过950毫米，降雨强度百年罕见。面对严重洪灾，朱桂霞和村支部带领群众重点开展了四项工作。

**抢排大塘险情。**7月3日上午暴雨刚停，朱桂霞接到报告，水面约3亩的老屋坝大塘出现重大险情，她和几位村干部立即赶到现场，发现山体滑坡将排水通道堵塞，堤坝被洪水冲出一道裂口，水面即将漫过大堤，如不迅速疏堵、加固，200多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20多亩农田将受到直接威胁。他们迅速召集20多位村民一边灌沙包堵口，一边在堤面上覆盖塑料布再用沙包加固，同时安排一位壮年劳力腰系绳索，下到被堵的排水管道旁清理淤土，从上午9点一直干到下午3点终于将险情排除。

**筹集生活物资。**几十名受灾群众转移到村小学后，几天下来，储备的粮食和村里几个小卖部库存的海带、粉条、罐头、饼干等所有食品全部吃光。此时，电力线路抢通，手机也有了微弱信号，但车辆还是无法进山。朱桂霞只好一边让村支书向镇里电话报告情况，一边发微信试图向朋友圈求助。接到电话后，镇党委书记姚霞林迅速指派镇党委副书记赵火存、人武部长陈解林等人用一辆简易农用车送来一些食品蔬菜经转运到村应急。县旅游局局长林玲看到微信后，

当即在她的同学微信圈中转发，并很快筹集到价值两万多元的生活物资。两天后，林玲和副局长马子飞带着一大卡车物资往返8小时将其送到瓦学。此后，村里又陆续收到一些捐赠物品，民政部门也迅速给予政策性救济，终使转移群众吃饭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昼夜拉网巡查。**为确保实现全村群众不因倒房死亡一人的目标，朱桂霞和村干部商定，白天在各居民点逐户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需要转移安置的一律转移到村小学，晚上十点后由村第一书记郭磊对所有转移群众逐一点名，不在安置点的迅速找回。

**组织生产自救。**面对灾情，朱桂霞会同村党支部多次召开村组党员干部会，一方面安排专人反复核实灾情，统计上报，争取上级相关部门支持，一方面组织群众迅速开展生产自救。在县交通部门和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暴雨后仅两天时间就将受损1.9公里通村主干路简易修复通车，开挖排水沟400多米，修复河堤200多米、塘堰20多座。水毁农田计划全部改种玉米，种子已从农业部门调运，受损药材基地也将在年前重新补种。

今年37岁的朱桂霞担任县台办主任不到3年，此前一直在县法院工作。家在农村的她对农村虽然并不陌生，但她坦言：“就是短短20天让我对农村的认识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一场暴雨也让我经历了人生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董伟民)